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補逸卷

二

詳校官編修_臣曹錫齡

編修_臣張謙履勛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王瓚

謄錄監生_臣趙位堂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四

後漢書補逸

別史類

提要

臣等謹案後漢書補逸二十一卷

國朝姚之駟撰之駟字魯斯錢塘人康熙己丑
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是編蒐輯後漢書之不
傳於今者八家凡班固等東觀漢記八卷謝
承後漢書四卷薛瑩後漢書張璠漢記華嶠

後漢書謝沈後漢書袁崧後漢書各一卷司
馬彪續漢書四卷摺拾細瑣用力頗勤惟不
著所出之書使讀者無從考證是其所短至
司馬彪書雖佚而唐李賢嘗取其十志以補
范書之遺今後漢書內劉昭所注即彪之書
而之駟不究源流謂之范志乃別采他書之
引司馬志者錄之字句相同曾莫之悟其謬
實為最甚然洪邁博極羣書而所著容齋隨

筆亦以司馬志為范志則其誤有所承也至
東觀漢記通考稱存者十卷明初其書尚在
故永樂大典所載較之駟所收為多今已別
加裒輯刊行

秘府珍藏非草茅之士所能睹亦未可以踈漏
咎之矣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	--	--	--	--	--	--	--	--

後漢書補逸原序

春秋魯史也一經宣尼之筆削而魯史逸焉等於芻狗
自後司馬遷作史記憑空結撰絕無依傍而班固因之
成漢書然不聞太初以前盡逸子長之書也後漢史書
自當時人主命詞臣撰記後其踵作者為記為書凡十
餘家蓋人人自擬遷固矣范蔚宗書最晚出不過集諸
家之成以傾液而漱芳耳故當時雅重東觀記與遷固
二書稱為三史而外此謝華諸書無一逸者裴松之注

三國志亦多引之不專奉宣城也自唐章懷太子招文學之士同注范書于儀鳳初年上之有詔付秘書省自是而諸書稍稍泯矣故五代及初唐人其類事釋書尚多援引諸家者至六臣注文選其引范書已什之七八迨宋淳化中吳淑進注一字賦表枚舉謝承後漢書張璠漢記續漢書以為皆彼時所遺逸者意其時惟東觀記僅存耳後景祐初年余靖王洙奉詔校范書序其源委臚列東觀以下七種僅載卷帙之多寡而於章懷之

注竟不能取諸書相參對則諸書之逸而不存已如逝水飄風矣夫范書簡而明疎而不漏史通固亟稱之然持論之間不無倒置議竇武何進之誅宦寺為違天理責張騫班勇之使西域為遺佛書抑謝夷吾李劭于方術枉董宣于酷吏崇蔡琰于列女而且志缺藝文贊為贅語流觀逸史未必從同也蔚宗與甥姪書以為體大而思精諸序論贊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善乎文中子之言曰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耀文范其耀文者

乎且即以文論而剏造者難工潤色者易好集衆文而潤之范亦不得專美於後也夫百末旨酒非不美也乃飲醇而忘蘄杜之馨狐裘之價千金也而不知其成自衆腋此亦失先河後海之義矣今以蘄宗所定為正史而謝華諸書等諸芻狗是以春秋尊范書吾未之敢信也或曰古書之逸者多矣即如史官所記東漢以來其不傳者何限將按籍而補之恐有塞破世界之憂是又不然夫他書可逸惟史當補近史文煩或可逸古史文

約尤當補今試以謝華諸史與范校其闕者半其同者
半其闕者可以傳一朝之文獻其同者且可以參其是
非較其優絀于史學庶乎其小補也爰是檢閱羣書鈔
纂成帙考覈同異間以臆斷合為八種二十一卷遂使
八百餘年已湮之籍一旦復哀然傳世日月潛曜麗天
復光江河滔滔歸自潮汐豈非撰著家一快事哉第鯁
生固陋其踈畧之過未能善補尚俟博雅君子重補其
闕云爾

康熙癸巳夏五錢唐姚之駟魯斯氏謹題于東臯之露
滌齋

後漢書補逸例言

一是編採自羣書概依原本間有大謬辯如註言其小疵纖誤統置闕如不敢妄更

一列朝諸臣畧次前後不盡案紀年而差之以作史者老韓尚可同傳而儒林循吏各歸一部原未嘗沾沾序列也

一凡一人事跡隨得隨錄亦不序其先後蓋條登縷載固非列傳體耳

一史體為紀為傳為志各有所屬今八書既亡不能探其原帙但以帝王及諸臣標題而諸條麗其下其有採自諸志無人可附者特拈數字以便尋觀一有同此一條兩書引用互異者仍兼採並收不敢妄削

一諸書多有從同或嫌冗複然參看有三善焉補亡一辯誤二較量行文高下三

一末學荒蕪既非行秘而藏書寂寥并鮮獮祭之功

其有闕漏再竢增入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補逸卷一

監察御史姚之駟撰

東觀漢記第十

光武皇帝

光武隆準日角大口美鬚眉身長七尺三寸

宋世祖龍章鳳質同符高祖有非常之畧必有非常之貌也相父先觀其面貌再度其短長乃有次第范紀語語倒置遜本書遠矣袁宏記與此同

帝高祖九世孫出自長沙定王王生春陵節侯春陵本

在零陵郡節侯孫孝侯以土地下濕元帝時求封南陽
蔡陽白水鄉因故國名曰春陵

帝生濟陽時先是有鳳凰集濟陽故宮中皆畫鳳凰聖
瑞始於此

宋是時南頓君為濟陽
令光武生于縣舍也

光武在春陵時望氣者言春陵城中有喜氣曰美哉王
氣鬱鬱葱葱

案范書望氣
者蘇伯阿

初光武適新野聞陰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案此見范

陰后紀

光武初起無馬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

案世祖雖出自高帝實與崛起者等卒乃芟除羣豪光復舊物較之一成一旅而中興者其難易何如也

帝為季父故春陵侯詣大司馬嚴尤府訟地皇元年十月壬寅前租二萬六千斛芻藁錢若干萬時宛人朱福亦為舅訟租于尤尤止車獨與上語不視福上歸戲

福曰嚴公寧視卿耶

案嚴尤塵埃物色特具隻眼後乃與王邑輩
共攻昆陽不為從龍之秀何也朱福即朱祐

更始害齊武王光武飲食語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
肉枕席有涕泣處

案范紀有不敢為伯升服喪語史體也
不如此文以隱躍生妙雜見馮異傳

上聞王郎兵至後驚去至南宮天大雨上引車入道旁
空舍竈中有火馮異抱薪鄧禹吹火上對竈炙衣

案此亦見異傳想見道旁舍中
真主名世相向燎火千載如畫

故趙繆王子臨說光武決水灌赤眉

案范書臨作林臨說既不行即詐立卜者王郎為天子愚矣

上圍邯鄲未下彭寵遺米糒魚鹽以給軍糧由是破邯
鄲

光武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
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
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而
懼不免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

案時王郎購光武十萬戶於是趨駕南轅危急甚矣
欲馳還坐以暇豫得全既而傳中人語門者閉之門
者不可豈非
呵護有神

光武受尚書于中大夫廬江許子威資用乏與同舍生
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餽以給諸公費

案范書帝之長安受尚書通
大義已具治天下之畧矣

光武帝夜生時有赤光室中盡明如晝皇考異之使卜
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是歲有嘉禾生一莖
九穗長大于凡禾縣界大豐熟因名上曰秀

案此見范紀論

中文較簡淨

時南陽旱饑而上田獨收

案范書地皇三年光武避吏

新野因賣穀于宛即此時也

更始立上為蕭王擊銅馬大破之乃受降

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莽欲威

武闕則虎豹犀象奇偉猛獸以長人巨無霸為中壘

校尉秦漢以來師出未嘗有也時漢兵八九千人二公
兵以五六十萬到遂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百重有

流星墜尋營營中正晝有雲氣如壞山直下營中不及
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上選精兵三千人與戰大破之
殺司徒王尋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涇水為之不流

案范志晝有雲氣墜軍上名營頭星主覆軍後王尋
旋敗死王邑還長安莽敗亦誅死即其應也水經曰
涇水出南陽魯
陽縣經昆陽城

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
世祖至絳衣大冠將軍服乃驚以為非獨伯升如此謹
厚者亦為之

案范書無將

軍服三字

帝時無卽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入朝

案范書此時立劉聖公為

天子光武為太常偏將軍

光武初起義兵與諸季市弓弩皆著絳衣赤幘

光武破聖公與朱然書曰交鋒之日神星晝見太白清

明

案范書

不載

更始以上為大司馬遣之河北安集百姓破邯鄲誅王

郎入官收文書尋得吏民謗毀上言可擊者數千章上
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也

案蕭王推心置人腹中故燒謗毀千章然亦有駕馭
之術焉新破城邑不如是人心不定否則必殺已降
矣安反側子即
所以安天下也

上至邯鄲趙王庶兄胡子進馬醢

上歸舊廬望見廬南有火光以為人持火呼之光遂赫
然屬天有頃不見上異之

諸將請上尊號初王莽時上與伯叔及姊聶鄧晨穰人

蔡少公坐語少公道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
劉子駿也上戲曰何由知非僕也坐者皆大笑時傳聞
赤伏符不見文章軍中所上未信到郾上所與長安同
舍諸生彊華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郾與上會羣臣復伏
固請乃命有司設壇于郾之千秋亭六月即皇帝位

光武乘時正號以慰攀鱗附翼之傳本屬至
正乃以赤伏符即位彊華腐儒適為盛德累耳

帝使劉終偽稱江夏吏誘殺湖陽尉

案范書光武起兵初屠唐子卿又誘殺
湖陽尉雖以詐力故不能比隆三代

帝仁智明達多權畧樂施愛人在家重慎畏事勤于稼
穡兄伯升好俠笑上事田作比之高祖兄仲高才好學
然亦喜遊俠鬪難走馬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時會
朝請舍長安尚冠里

光武起義兵攻南陽暮聞冢上有哭聲後有人著大冠
絳单衣

王尋王邑圍昆陽光武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
而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

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

案此乃中興第一捷自此威名立矣劉將軍豈匹夫
勇哉見小則怯所以全身見大則勇所以安天下

諸將勸光武立乃召馮異上曰我夢乘龍上天覺寤心
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于精神心中動
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宋范書見馮異傳時乘以御光復中興
飛龍在天遂發明王之夢豈偶然哉

詔曰馮異軍雁門關卒萬餘人降之

世祖時有獻名馬寶劍值百金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

士

案此見范滂吏傳序
一本作屠者國獻

大會真定王自擊筑

建武二年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盛

案范書同注云旅寄也不因播種
而生今字書作穡想古字通耳

建武三年幸舂陵祠園廟大置酒與父老故人相樂十

九年幸汝南頓丘令舍大置酒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

年

崇世祖行幸故鄉不續
唱大風歌是其識高處

郊縣有鳳高八尺五采羣鳥並從行列蓋地數頃停一

十七日

案此建武十七年事郊
屬潁川郡范云有五鳳

五年初起太學諸生吏子弟及民以義助作上自齊歸

幸太學賜博士弟子

案時齊地初平上自齊歸即汲汲于幸學深得止戈
之義網目書初起太學帝還視之易幸為視從古也
陸機洛陽記曰太學
在洛陽城故開陽門

金史卷之二十三
卷一
光武封新野主子鄧汎為吳房侯伯父姊子周均
為富波侯追封外祖樊重為壽張侯重子丹為射陽侯
孫茂為平望侯口彛鄉侯從子冲更父侯后父陰隆宣
陽侯子識原鹿侯就為信陽侯皇考女弟子來歙征羌
侯弟由宜西侯以寧平公主子李雄為新市侯后父郭
昌為陽安侯子沈緜曼侯兄子竟新鄭侯匡發干侯以
姨子馮邯為鍾離侯

上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

故皆以列侯就第

案張南軒以為寇鄧馮賈之徒識明而行修正宜與
共圖政光武之不任功臣殊非大公之義然其保全
勲舊之意亦篤矣但不
宜以吏事責三公耳

光武閔傷前代權臣大盛外戚與政上濁明主下危臣
子故后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榮位不能及許史
王氏之半

案世祖之于外戚貽謀最善而
子孫紊制猶有名禍如梁竇者

詔曰刺史太守多為詐巧不務實核苟以度田為名聚

人田中并度廬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

案范書十六年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詔益為此也

光武數召諸將置酒賞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

案光武投戈講藝與高祖溺冠慢罵者其優劣不辨自明

建武二十五年烏桓獻貂豹皮詣闕朝賀

中元元年上幸長安祠長陵還洛陽宮是時醴泉出于京師郡國飲醴泉者痼疾皆愈獨眇蹇者不瘥

宋尚書中候曰俊又在官則醴泉出
是時中興名佐師師備朝宜有此瑞

有赤草生于水涯郡國上甘露降羣臣上言地祇靈應
而朱草萌宜命太史撰具郡國所上不聽是以史官

鮮紀

宋光武情存損挹郡國上瑞輒抑而不當益懼為詔
子嗤耳諫冲之德十載美焉賢于史官之紀遠矣

上以日食避正殿讀讖多御坐廡下涉露中風發疾苦
眩甚左右有白大司馬吏病苦如此不能動搖自強從
公出乘以車行數里病差四月二日車駕宿偃師病差

數日入南陽界到葉以車騎省留數日行黎陽兵馬千餘匹遂到章陵起居平愈

案世祖每日食即下詔求直言至是復避正殿冒風露可謂敬天矣

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試宣布圖讖于天下

案光武起三雍之儀復先代之典皇乎中興盛事也乃雜以圖讖豈非明德之疵

明帝

建武四年皇子陽生豐下銳上顏赤色有似堯上以赤

色名之曰陽年十三通春秋上循其頸曰吳季子

宋明帝諱陽一名莊袁書載之范書直作莊時東海王彊已立為太子吳季子之稱胡為來哉廢立之事萌于循頸吳范作十歲通春秋餘闕

明帝以東海王立為皇太子治尚書備師法兼通四經畧舉大義博觀羣書以助術學

宋顯宗是時師桓榮通尚書也

孝明帝世祖中子也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為貴人故帝年十二以皇子立為東海公三歲進爵為王幼而聰

明叡智容貌壯麗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慮甚深溫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內外周洽世祖愈珍上德後立為皇太子

宋顯宗毓質青宮實以德見重非潛謀奪嫡者故本書詳載之

建武時天下墾田不實詔下州郡檢其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曰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吏抵言于長壽街得之帝怒時明帝年十二在幄後曰吏受郡教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

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詰問乃首服如顯宗言

案國法之行必始于貴近勳戚近臣田宅踰制至不可詰問制何以立法何以行東海公知之矣

明帝光武第四子陰后所生即阼長思慕至踰年正月當謁原陵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朝率百官上陵上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粧具左右皆泣莫敢仰視

明帝夜夢見先帝太后覺悲不能寐明旦上陵樹葉有

甘露上令百官採之

案孔子稱舜五十而慕可知慕為孝之至明帝即阼以後思慕日深至夜卜諸夢寐其慕也其孝也文亦寫得精彩極脗極古

明帝幸南陽舊宅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上自御塤簎和之以娛嘉賓

案此永平十年南巡事范同

元年營造明堂辟雍靈臺

案諸儒及舊說皆以明堂辟雍靈臺三事不同明堂宗祀之所辟雍教導之所靈臺候望之所三輔黃圖

以為明堂辟雍同管子以為明堂靈臺同蔡邕直以明堂清廟辟雍太學為一地其說小異今此營造分列其名即明三事不同也自光武末書起三雍至是益甚古典之復非二主後先表章之功乎

永平十三年二月耕藉田畢賜觀者食有一諸生前言善哉文王之遇太公也上書版曰生非太公子亦非文

王

案腐儒妄自誇大書版二言偉哉人君之度也范不載

帝至長安有三老上章云見陛下甚喜帝令上殿欲觀上衣因舉虎頭衣以畏三老

帝幸南陽所在見吏勞賜步行觀部署不用輦

永平六年廬江出寶鼎太守王雄獻之納于太廟詔曰
易鼎足象三公豈非公卿奉職得其理乎

案范書作王雄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注
云雄或作雄不知何以與本書舛誤若此

顯宗西巡三老懷章大言上曰屬者所言削章不如飽
飯

案帝書版而謝諸生削章以戲三老步曾却
輦畏只觀衣想見宸遊階樂視民如子景象

明帝封太后弟陰興為銅陽侯子傳隱強侯陰盛為無

錫侯楚王舅子許昌龍舒侯

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
為小厨財足祠祀

宋明帝允恭克儉省薄墳
陵漢文之後一人而已

帝于皇子之封皆減舊制嘗案輿地圖皇后在傍言鉅
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食滿二十萬止諸小
王皆當畧與楚淮陽相比什減三四我子不當與先帝
子等者也

案范明德后紀云帝將封王子悉半諸國后以為言
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文較明淨夫諸王非
后出而請益封帝不敢與先帝子
同而儉其制孝慈之德並卓千古

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于明堂祀畢升靈臺望
雲物大赦天下

永平二年十一月詔京兆右扶風以中牢祀蕭何霍光
出郡錢穀給蕭何子孫在三里內者悉令侍祠

案范書有帝幸園陵過式其墓二語
漢與功臣不薄此言惟東京當之

章帝

章帝明帝子也以至孝稱孜孜膝下

案范論稱帝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蓋雖帝天性亦顯宗之錫類深也

元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
勿笞詣金城而又不及亡命未發覺者郭躬上封事曰
伏惟大恩莫不蕩宥罪死以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
獨不霑澤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
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于邊上善之即下詔赦焉

案時因改元故下赦書也范
但記亡命者贖各有差不詳

元和二年二月帝東巡狩泰山至于岱宗柴望秩山川
羣神大赦天下祀五帝于汶上明堂耕於定陶

案范

書同

章帝賜尚書劍各一手署姓名韓稜楚龍泉郅燾蜀漢
文陳寵鍛成一室兩及其餘皆平劍其時論者以為稜
淵深有謀故得龍泉燾明達有文章故得文劍寵敦樸
有善于內不見于外故得鍛成劍皆因名而表意

案孝章以明帝奇切事從寬厚故明良交泰有三代
風賜劍而手署姓名各當其才則隨材器使之道

在是矣史稱帝素知人信哉
范載韓稜傳中鍛成作椎成

章帝元和二年鳳凰三十九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
黃龍四青龍黃鵠鸞鳥神馬神雀九尾狐三足烏赤烏
白兔白鹿白燕白鵲甘露嘉瓜拒秬明珠芝英華革朱
草連理實日月不絕載于史官不可勝紀

案人主侈言符瑞則禎祥入告者踵接矣章帝
十三年中符應幾數百千得毋為諂子笑乎

帝至岱宗柴望畢白鶴三十從西南來經祀壇上

案范紀作
黃鵠三十

和帝

孝和皇帝章帝中子也上自岐嶷至于總角孝順聰明
寬和仁孝帝由是深珍之以為宜承天位年四歲立為
太子初治尚書遂兼覽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上以
五經義異書傳意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朝無寵
族惠澤沾濡外憂庶績內勤經藝自左右近臣皆誦詩
書德教在寬仁恕並洽是以黎元寧康萬國協和符瑞
八十餘品帝讓而不宣故靡得而紀

案此係本書論贊范
但錄符瑞三言而已

九年冬十月改殯梁皇后于承光宮儀比敬園初后葬

有關竇后崩後乃議改葬

案范書改葬恭懷
梁皇后于西陵

十年五月京師大雨南山水流出至東郊壞人廬舍

案前三月已下修利隄防之詔而水災
仍至壞廬舍則有司奉法之不行也

九真言嘉禾生禾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

元興元年五月右扶風雍地裂

和帝名諸儒魯平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平
善對事罷朝特頒賜履襪

案和帝雅好書史故命諸儒論難
帝親裁焉東京文治于斯為盛

孝和元年詔有司京師離宮園池悉以假貧人

和帝二年二月壬午日食時史官不覺涿郡言之

六月雨雹大如雁子

單于乞降賜玉具劍羽蓋車一駟中郎將持節衛護焉

案時匈奴右谷蠡王於除
鞬自立為單于因款塞也

秭歸山高四百餘丈崩填谿水壓殺百餘人

案秭歸縣屬南
郡古之夔國

安帝

安帝延光三年黃龍見歷城又見諸縣

永初七年郡國蝗飛過

案范紀是時京師大風蝗蟲飛過雒陽安帝即位
以來災異仍興殆無虛月蓋桓靈之變先兆之矣

永初元年徵外羌龍矯等六種慕義來降二年徵外羌
薄申等八種舉衆降

案此皆蜀
郡徼外也

新城山泉水大出突壞人田水深三丈

二年六月雨雹大如芋魁雞子風拔樹發屋

案范書時京師及郡國
四十大水又大風雨雹

三年雁門烏桓及鮮卑叛五原郡兵敗于高梁谷

案高梁范作高梁梁
渠字傍必有一論

六年正月甲寅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案范書作七年春正月庚戌章懷注云續漢袁
山松謝沈書古今注並同東觀則范之誤可知

新野君薨贈以玄玉赤綬賻錢三十萬布三萬匹

案新野君陰氏和帝廢后鄧太后愍之生則湯沐
供邑歿則賻贈有加厚德載福符于坤寧者也

漢陽人杜琦反自稱安漢將軍漢陽故吏杜習手刺殺
之

日南地圻長八百十里廣五十六里

安定太守杜恢與司馬鈞等并威擊羌恢乘勝深入為
虜所害鈞擁兵不救收下獄

案時右扶風仲光虎牙都尉耿溥同杜恢擊
先零大敗並歿鈞未嘗與戰故下獄自殺

虔人種羌大豪恬狼等詣度遼將軍降

案此元初四年事護
羌校尉任尚之功也

順帝

元年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以阿黨權貴李郃以人多疾疫免

案范書皆不載策
免之由本書甚詳

陽嘉二年汝南童子謝廉河南童子趙建年十二各通一經以太學初繕應召而至皆除郎中

案順帝改元太學新成除郡國耆儒補郎舍人二年
復除京師耆儒年六十以上者豈童子亦隨其後耶
范不載

四年太尉劉光司空張皓以陰陽不和久託病策免司
徒許敬為陵轢使官策罷以千石祿終身

案策罷而以千石祿終身
漢之侍大臣恩渥如此

永建四年漢陽太守文襲獻大珠順帝詔曰海內頗有
災異而襲不推忠竭誠而喻明珠之瑞以求媚令封珠
却還

案帝可謂不貴異物矣宜

葉調疏勒貢獻遠將也

望都蒲陰狼殺女子九十七人為不祠北嶽所致詔曰
政失厥中狼突為應至乃戕食孤幼博訪其故山嶽尊
靈國所望秩而比不奉祠淫刑放濫害加孕婦也

案望都縣名章帝改曲逆為蒲陰俱屬中山國時
朱遂為中山相故詔責之范書不載失祠北嶽事

六年葉調國王遣使師會詣闕貢獻以師會為漢歸義
葉調邑君賜其君紫綬及揮國王雍由亦賜金印紫綬

案葉調日南

徼外國也

疏勒國王盤遣使文時詣闕獻師子封牛師子似虎正黃有顛形尾端茸毛大如斗封牛其額上肉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即今之峯牛

案峯牛

字甚新

四年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污策罷

案延字君

子新縣人

詔曰朕以不德謫見于天零陵言日食京師不覺

案永和元年詔稱

日變方遠指此

漢安元年以遠近獻馬衆多園廐充滿始置承華廐令秩六百石

九江賊馬勉敗死傳勉頭及所帶玉印鹿皮冠黃衣詣洛陽詔懸夏城門外章示百姓

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弘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晏宣恩以極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瑩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勅慎終有始有卒孝經曰愛敬盡于事

親而德教加于百姓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
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奉藏主祫祭進武德之舞
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

案此奏語似頌似贊饒有古韻范不載夫安帝涼德
故涉方無上宗之奏後以故事因其陵號亦稱恭宗
則稱宗不足據矣敬宗之宗亦猶是也
後恭邕等始奏毀不應為宗者詳袁書

桓帝

桓帝延禧元年置鴻德苑

案苑書作置鴻德苑
今蓋苑成而置令也

帝即位太后猶臨朝御卻非殿

案孝桓時年十五梁太后立之
猶臨朝也去和熹稱制遠矣

桓帝好音樂善琴笙

案元夔夔稱徽宗多能
惟一事不能漢桓似之

延壽七年十月上幸雲夢至新野公主壽張敬侯主廟
詔曰存善繼絕實藉德貞武騎都尉樊演高祖父重以
光武皇帝元舅扶助中興追封壽張侯謚曰敬祖父茂
封冠軍平望鄉侯五國並建其二絕者祠之

靈帝

會稽許昭聚衆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為越王攻破郡縣

案此熹平元

年事范畧

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上言復崇高山為嵩高山

案前書武帝祠中岳

改嵩高為崇高也

有白衣人入德陽殿門言梁陌夏教我上殿與中黃門
桓賢語因忽不見

案此亦見

范紀甚畧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補遺

五

有黑氣墮所御温明殿庭中如平蓋隆起奮迅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

案此光和元年事温明范作温德亦不詳載靈帝弄狗駕驢荒于獸矣宜貌龍之見也

靈帝鑄黃鐘二千斛懸于嘉德端門内

案范書帝修玉堂殿鑄銅人四黃鐘四即此

後漢書補逸卷一